

爱兵如子

□ 梁桐纲

一觉醒来打开手机,军旅好友乔解民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尽情追忆老首长爱兵如子、助其成长的文章跃入眼帘,一口气读完并转发,心潮难平,不禁勾起我对老首长爱兵的一段难忘记忆。

那是岁月过滤后的以往,相信已不仅仅是尘封已久的故事。1974年底,我作为“学生兵”步入驻守北疆的野战军部队。在入伍前的初中和高中阶段,我撰写的文章曾在家乡的党报发表。参军出发时,报纸被我塞进手提包带到了部队。部队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的大学校,我的这点“小荷尖角”很快就被宣传股赵文武干事发现了,他鼓励我一定要多写多看,争取在部队施展才华,再有文章见报。1975年夏秋之际,还是新兵的我,拿着一篇写好的稿子,从连队翻过山头来到政治处找赵干事指正。由于不熟悉环境,我按照一位同志的指点,误入了政治处最上排的第一个房间,而宣传股在那排房子的最后一个房间。正是这错误的一步,使当时眼睛视力1.5强的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翻开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有关我这个新兵本末倒置的汇报记录。我顿时又怨又怒,走出屋门,心火难消,旋又折回等到来人,与保卫股干部做了一场激烈争辩。得理不让人的一个新兵,从此在机关落下了“这个兵不好管”的印象。本来打算提议将我从连队调往团机关报道组的事情,由此被搁置了下来。几十年后,我与赵干事聊起此事,他点了头笑了。

三年后,我已经超期服役,

在连队爬爬滚打成长为一名老兵。尽管连队生活紧张,但我坚持业余写作,常有一些作品不时见诸报端。赵干事没有忘记我,几次准备将我调入宣传股,都因为有人提起“这个兵不好管”而搁浅。1978年新年伊始,赵干事又一次动起了调动我的念头,向主管政治处的刘振林副政委做了汇报。刘副政委听完赵干事的想法和个别干部的担心话,以军人的果断伴着爱兵情怀说道:“一个小战士,有什么问题呀!你马上通知高机连让他过来,干得不好还可以退回嘛!”首长爱兵一席话,奠定了我一生的追求,使我拿枪杆子的手同时操起新闻与文学创作的笔杆子,为部队建设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也正是由此开始,我无论在部队和地方什么岗位,再也没有离开文字、文学与新闻,并人到中年就以突出成绩,被破格评定为出版专业的正高级职称,这是后话。

如果说,刘副政委决定将我调入政治处彰显了首长知兵爱兵的情怀,那么后来他对一个战士的具体关爱更显得情真意暖。那天,我在连队接到去政治处报到的命令,打起背包翻过山岭按时到位,在屋里刚刚铺完被褥整好内务,一个穿着半旧军装的瘦高身影就来到屋内。我抬头一看,是刘副政委。立正、敬礼、问好!一整套军人礼节过后,是刘副政委亲切的话语:“来啦?很好嘛!要尽快熟悉环境,写出好稿子。”“是。”我答复着。紧接着,刘副政委问了我一些入伍前的经历和家庭情况,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就转身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的心中升腾起了一种火

样的温暖。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在这里再一次打动了我们。

在政治机关的大家庭里,我努力学习工作着。不久的一天,刘副政委再次来到政治处,打问了我的工作表现,得到赵干事肯定的答复后,语重心长地对赵干事说道:“小梁子也是一个老兵了,政治上要多多关心他,你们看看能不能把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了?”赵干事对于他的兵受到首长的关心爱护十分高兴,在党小组碰头后,准备让我这个写了多次入党申请的积极分子填写《入党志愿书》,提交支部党员大会表决。由于我从连队到机关不久,赵干事去取志愿书时,有干部提议应该到原连队了解一下再行发展。结果,时任连队干部说了一句:“我们没有意见。不过在连队与他同年入伍的战士都还没有入党,他刚到机关你们就发展,连队战士怎么办?”由此,我的组织问题又拖了半年多才得以解决。尽管如此,刘副政委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一个战士的关心爱护,一直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也影响着我。

故事还没有结束。1979年7月,北京军区后勤部军代处到军区部队选调驻厂军事代表,军代处领导准备选拔一名有新闻特长的同志。在师干部科各团预提干部花名册上,他们发现了我的名单,拟定调我到军代处去任职。那天上午,在师里举办的全师大范围选调考试考核工作已经结束,军代处两名干部下午专程来到我团政治处,等待我出门归来,单独为我开考和考察。在我接到调令即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时,政治

处决定为我和一位履新的干事举办一次欢迎和欢送晚宴。那天政治处的首长和干事们围着活动室的乒乓球台子聚集一堂,围坐言欢。时近傍晚,紧闭着的活动室屋门打开了,在师部开会的刘副政委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素以对干部管理严格著称的刘副政委的出现,使现场出现了短暂的静场。只见刘副政委此时却笑呵呵地说道:“你们在这里欢聚呀,有来的有走的,听说小梁子要调军区了,热闹热闹吧,哈哈……”事后我才知道,刘副政委知道我将要离开团队后,专门利用晚间休会时间,从师部翻过几座山,行程十几里来送行他的战士,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兵深情啊。然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和刘副政委没有丝毫个人交往,甚至没有一次主动去找过首长。他却像培育者关心爱护幼苗一样,默默地关心呵护着一个战士的成长、进步,令人终生难忘。

几十年过去了,有机会出门到保定。听战友们讲刘副政委转业到了那座城市,一定要看看老首长的心情一直在胸中翻浪。然刘副政委家住哪里、电话几何一无所知,近乎两个小时的不间断多方打问,终于遂愿。那天,刘副政委从长子口中知道我要来,一会儿问儿子一句:“怎么小梁子还没来?”我进得屋来,八旬老首长高兴地站起身来。“刘副政委,您看您来了,还记得我吗?”“小梁子,记得记得!”老首长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着。

2020年,刘副政委不在了,但老首长爱兵如子的高尚情怀却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作者单位:河北公安文联)

一树桃花开

□ 孙长林

一树灼灼开放在小区楼宇脚下的桃花,较之与疫情带来的压抑和困顿,让人欣喜甚至惊叹。原来,身边有很多潜隐寂然的风景,会因有人驻足和观赏而清晰生动起来,而此刻心灵也跳脱于世俗纷扰烦乱之外,渐进入一种悠然舒展的况味中。

想起多年前一次春游,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山高壁峭,石奇雄雄,舒展腰身经脉,顿感惬意盈怀。蓦地上,一大片黄褐色的梯田上,一树桃花兀自开放,像天上落下的一朵胭脂霞霞,明亮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睛。一群还没有脱掉冬装的城里人,在逶迤的山路上驻起长长车队,手脚并用攀上高坡,变换身姿和表情,竞相与那树桃花合影,和柔温婉,言笑晏晏。

此时,一群灰黄色的绵羊,如一股“泥石流”,顺山路汹涌而来。放羊老汉甩着响鞭,咧着嘴笑道:“城里有啥好?我们天天见到的东西,都没啥感觉了,倒是你们稀罕着嘞!”

老汉跟在羊群的后面,渐行渐远。我和爱人相视一笑,是啊,无须争辩,每个人能感受到的,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自己阐释的现实意义。在放羊老汉看来,这些城里人驾车到野外赏花游玩,远不如他放羊来得实际,而那一树的美景在他的眼里,自然也会“没啥感觉”了。

想来,把每个人的心灵比成一张空白纸张,或是一台复印机,显然是很不恰当的。或许应该比作是画布和颜料,而生活的经验就像是画笔,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事件或同一个场景,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感受和体验,因而每个人都会在心里创作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来。

想到《庄子》中有一个故事:南伯子綦在商丘游玩,看见一棵奇异的大树,上千辆四匹马拉的大车都能够停在树荫下休息。子綦说:“这是什么树?它一定是特异的材质啊!”

抬头观看大树的树枝,弯弯曲曲的,并不能用来做栋梁;俯视大树的主干,树心一直到表皮都开着口子,并不能用来做棺槨;伸舌头舔一添树叶,口舌就溃烂了;用鼻闻一闻气味,人就醉了,三天三夜都醒不过来。

子綦说:“这果然是毫无用处的树,所以才长到这么高。唉,精神上完全超脱的‘神人’,就像这不成材的树木呢!”

庄子说的“神人”境界,说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感应,这种感应会随着层次的扩充有不同的感悟。人与万物感应不能停在浅表层面,细想起来,何止人与鸟兽草木同体?天地也与我们同

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是啊,小小的人类与宇宙比起来,是多么渺小,多么平凡而卑微,和长江比起来,生命何其短暂!但也不必窘迫而妄自菲薄,人类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看似孱弱,却很柔韧。我们每天都会感受到田野的“桃花”、子綦的“神树”,也会体会到“有用”和“无用”,这原本是“一棵树”的肉身和精神,是须臾不可割裂的一体。

或许需要深究的,倒是这种感应带来的精神和行为的协调:它是给予我们敬畏天畏地、敬畏生命、关爱他人、心存良知?还是教给我们崇尚权力、膜拜金钱、冷漠自私、利益至上?是让我们一天天活得充实、自在喜悦、自由安宁?还是让我们生活在空虚、焦虑、痛苦、不安之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随时随地,只需轻轻划动屏幕,就可以接收诸多信息。但因信息多零星、碎片、不成体系,我们也容易进入别人解释和规定的镜像里。就像山上的那一树桃花或是子綦的“神树”,经过不同眼光的感知,不同心理的阐释,又会被赋予千差万别的意义。

“我感受到的,我才能接受。”这是当下很多人自主思想的写照。他们更愿意走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形成全新的自我认知。虽然很多人到最后选择的,仍然是前人创造的某种价值观念,但这是他们主动寻找并构建的意义世界,这个寻找的过程,让他们获得了自主的智慧和力量,以及最终创造的意义和价值。

在漫长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需要保持耐心而放慢脚步的。丢开智能手机,与喧嚣的网络保持距离,走出单一认知喂养的“茧房”,去感受自然万物的机理。若遇脚步受阻,也无碍,站在自家阳台上,目光不用刻意抬高,就能看到早春的别致的景象,就能释放日常莫名的压力,对抗无法安放

的焦虑。在这个万物生发的春天,一株桃花,一棵虬树,一抹天使般的纯白,一张护目镜后的笑脸……都是人间绝美的景色,细细品读人间的幽微和温暖,就能修通凌乱的思绪,滋养一颗澄明不惑、安宁慈悲的心。

生活的美景原本就在苍茫的人世里,就在自己的情怀里,只需循着心灵的指引,视人犹己,视国如家,将漫长的日子填充,完成自己的使命,纵然渺小如一树桃花、一株草木、一粒尘埃,亦能彻悟人生的主题。

(作者单位: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唐山支队)

隔窗观鸟

□ 申德明

那天,我正在阳台上沐浴着仲春的阳光看书,忽然听见一阵悦耳的“喳喳喳”鸟叫声。我放下书举目望去,只见窗外不远处

的树梢上,有一对喜鹊正在聊天。看着喜鹊,我不禁遐想,是谁给这种黑白相间的长尾巴鸟儿起了这么个好听名字,还说它是报喜的天使,所以人见人爱。

蓦然抬头,我才注意到树上有一个正在搭建的鸟巢,工程已经过半,想必那是这对喜鹊的新家喽。要说筑巢,在我们燕赵大地的留鸟中,喜鹊可算是个佼佼者。它们的家随处可见,还非常结实耐用。所以,我对喜鹊

是否能报喜不感兴趣,倒是非常佩服它们的吃苦耐劳精神。

我正在看着喜鹊,听它们兴高采烈地聊天,忽然从天而降一对斑鸠,落在了我的阳台外,和我就隔着一层玻璃。这种模样有点像鸽子的鸟儿胆子很大,它不仅敢和我隔窗对视,还敢在我放窗外的花盆里做窝。它们一落下来就“咕咕”叫个不停,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我赶紧给它们抓了一把小米,放在了窗外,它们毫不客气地吃起来。

这时候,呼啦飞过来十几只麻雀,落在了斑鸠的身边,明显是要分一杯羹的。别看这小家伙个头小,却是机灵鬼。它们一边和斑鸠争食,一边左顾右盼,嘴里还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刚靠近它们一点,它们就呼啦一下全飞走了。

我的视线跟着麻雀飞走的途径向远处望去,刚好发现一只飞翔的戴胜落在了楼下的草地上。它浑身上下都长着特别漂亮的羽毛,嘴形细长,尤其是它头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羽冠,羽毛鲜艳又别致,宛如凤冠,张开时形如一把彩扇,十分好看,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只见它在草地上姗姗而行,一点也不像麻雀那样总是东张西望的,心神不宁。

就在这时候,一阵清晰流畅、悠扬婉转的鸟语,把我的视线又拽回到了喜鹊搭巢的树上。原来有一只通体黑色,嘴乳黄色颇像八哥的鸟,正在枝头引吭高歌,其声音特别清脆嘹亮,且语调花样翻新,听起来美不胜收。遗憾的是我叫不上它的名字。我看着它那修长的身材,听着它那美妙的歌声,感觉心情好极了。

一提春天,恐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百花争艳。其实,春天的鸟也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道亮丽风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看着一只只活泼的鸟儿,听着一声声动人的鸟语,再想着一首首带鸟的诗词,在这万象更新的暮春里,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呢?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清风

李智杰 作 (作者单位: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

山村古韵

□ 闫辰国

沿着邢台太子井高速收费站往西走,能看到绵延的山头泛着光芒。光芒下是满山的青翠。山脚下,西柏山村就藏在簸箕形状的山坳里,掩映在茂密的丛林中。

阳春三月,春色撩人。村外,桃花红、杏花芬、梨花如雪,油菜花泼洒一地金。踏入西柏山村,一种古朴的意境迎面袭来,向人展现着不俗的棱角。西柏山村是邢台市西部山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之一。踏上青石板,驻足环视,不宽的街道里不时出现几个缓缓而行的身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感觉世界是如此的安静。徜徉于主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石头房子。街头巷尾到处散落着石磨、石碾、石臼、石凳,令人仿佛穿越了数百年。

门楼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样式或拱或方,一点一滴皆有讲究。厚重的木门紧闭着。台阶用三五块条石铺就,寓意步步高登。院落门口的门框旁,安有两个“门当”,即相对而放置的一对印章形状的石墩子,居于门槛左右并雕有“福”“寿”文字或图案。“户对”是置于门楣上方或门楣两侧用来

固定门框的砖雕或木雕,因为都是双数,所以叫“户对”,因为都是双数,所以叫“户对”。“门当”与“户对”上下呼应。门框正上方置石刻或木刻牌匾,书有“耕读传家”“勤学致仕”等包含建造者美好心愿的题名。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匾牌四周所镶的砖雕,刻有龙、凤、飞鹿、蝙蝠、鱼纹、水纹、花草等图案,每块砖雕都有其吉祥寓意,是主人家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村子里的一户人家,门楼两侧还安有挂灯笼的石佛手。门外墙体上凿有数个镂空的拴马桩。除了用精雕的条石修建的五间二层小楼,还有二进二出的院落、偏房和后门。石墙上,凿有放东西的壁橱和放油灯的石窑。用红石板搭建的房眉和窗眉,既美观又防漏雨。木质窗户上刻着寓意吉祥的各种图形,如花瓶则代表平安,鱼鳞形状的窗花代表年年有余,仙鹤代表长寿等。房顶上有用石头凿成的精巧的排水瓦口,堪称工艺品。还有的人家在修建院墙、厕所、牛圈、羊圈等设施时,就地取材,用形态各异的石头垒砌,平添了许多可爱。还有用碎石片修建的鸡窝、影壁墙,独具匠心。

据村里老人讲,西柏山村曾三易其名。该村原叫“北柏山村”,因其坐落在“南柏山村”之北而称之。后来,村里文化人发现“北”字从笔画上看,似乎是背对背。为了图吉利、有靠山,让字的笔画方向一致,易名“比柏山村”。不久,因与东柏山村隔河相望,且两个村庄背靠的大山上都长满了柏树,最后更名“西柏山村”至今。

据说这个村是燕王扫北后,从山西大槐树移民至南石门,之后迁移至此的。村西北处有一眼泉,流量虽小,但清冽甘甜,曾吸引周边村里人争来打水。随着人口的增加,百姓常有为争水而发生打斗事件。为缓解吃水问题,村里曾组织村民先后在村东挖掘了几十口土井,引雨水入井,沉淀后由专人管理,一口一口开启使用。每人每天限半桶水,从而形成现在的十余口老井。目前,水井口都盖着石板,老井里仍有水可汲。

西柏山村很早以前在村南和村东各修建了一个大型水池,全部用长方形青石垒砌,主要是储存雨水,沉淀后一个为人蓄饮用,另一个用来担水浇菜洗衣。池子一侧有四根悬空错落的条石,当时人们脚踩着条石下到池子

里去打水。

村里有一棵古槐树,高10余米,树围5.2米。古树铭牌上记载着“1500年树龄”。仔细观察发现,这棵古槐是长在山脚下的石缝里的。因年代久远,古槐大小枝干都已中空。奇怪的是,新的枝丫在中空的枝干上又抽枝发芽。古槐树冠上的四个大枝向外沿水平弯曲延伸,似四条巨龙凌空飞舞。据村里老者称,朽空的树洞可容人攀爬,洞里长有很多树瘤子,他们小时候常踩着这些凸出来的树瘤子,在树洞里上蹿下跳玩捉迷藏,或探出头来掏树上垂挂的鸟窝。

这棵老槐树有很多神奇的传说,且常年挂满红绸带。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如今,西柏山村的老槐树虽历千年沧桑,却毅然苍劲挺拔,枝叶茂密,顶如华盖,用不断繁衍的枝叶展示着生命的坚韧。老槐树又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为一村人遮风挡雨,也为村庄增添加了影响力。据西柏山村党支部书记郭兵臣讲,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正不断擦亮古村名片,为乡村旅游注入新动力,带动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